

社論選輯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

定價國幣洋

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社論選輯

【全一冊】

北斗出版社

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北斗出版社

印刷者

商邱興中印刷社

總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前言

在今日，在這青年學生無購買力的今日，想使學生們的國文程度能得到正常的進步，以及精神食糧方面，能得到適當的滿足，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再者，雖然今日已經沒有了前一期白話文與文言文激烈的鬥爭，可是在教學方面仍保有注入與啓發兩種方法的不同，本來注入有注入的好處，啓發有啓發的長處，可是，現在卻有一個無容諱言的流弊，似乎是凡是注入的教學法，一方面是忽略了學生們的天才與性靈，另一方面是只限於文言文一方面的注入，由於這種關係，無形中對白話文有了一種共同的誹棄。

因之，也無怪乎胡博士一回國，便感慨的說：『白話運動到今日仍然是不澈底，尤其是報紙的社評仍舊是文言的』，的確，白話運動不但是不澈底，而且又變成了另一型的大家都難懂的藝術，這當然是致力於

白話運動的諸公努力不夠而引起的錯誤，可是，他後面的一句話，我們卻有點不敢贊同、如果真個把報紙上的社評完全變成白話，則自然是免不掉拉雜而過佔篇幅，現在，開誠的說，今日的社評，是一體的平白如畫，言簡意賅，較之白話文與文言文均接近大眾，尤其合乎青年學生的口味；一方面青年學生可以從這裏面得到許多現實的豐富的常識，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學得最合乎新舊口味的文體。

由於以上的原因，所以我們同人們印行了這一部社評選輯。

最後，我們在卷首應該提出感謝的是：在動盪的今日，多謝張子傑先生，張志蘭先生給我們苦心孤詣的安排了一個安定的環境，使我們能夠在喘息中揀起了筆，另一點我們也誠懇的感謝朱驥亭先生，他用老教育家的身份，給了我們無比的感召，與熱誠的贊助。

雖然這一點點的誕生物是那樣的渺小，可是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社論選輯目錄

世界需要和平	【一】
世界需要中道而行	【四】
對於聯合國大會的祝望	【六】
四外長會議的容讓精神	【九】
英美蘇在德國的角逐	【一二】
教育的兩大目標	【一五】
大學教育的歧途	【一七】
整頓教育風氣	【二〇】
致復員後的學生	【二三】
美國工潮的教訓	【二七】
三分感情七分利害	【三〇】
——提倡國貨運動有感	
勞資同命	【三二】
一切爲和平一切爲民主	【三五】
要和平・反破壞	【三七】
政府的嚴正聲明	【三九】

目 錄

二

消弭戰爭	【四一】
爭取時間解決問題	【四四】
論共產黨必由之路	【四六】
軍事和政治的癥結	【四九】
美國的軍事基地	【五二】
問題不在張家口一地	【五四】
印回合作的感召	【五六】
論日本賠償問題	【五八】

世界需要和平

貝爾納斯日前在巴黎發表演說，響應史達林的意見，認為新戰爭不致立即發生。他說：「我不信任何國家之官吏要求戰爭。戰爭已經夠了」。這是史達林發表談話後美國當局表示的正式態度。在貝爾納斯之前，英外相貝文也曾有相似的演說發表，說：「余與史達林所見相同。余深知無論何人均不欲戰爭重行爆發」。因此，到現在可說世界風雲中心的英、美、蘇當局。都已一致表示了對和平的信念，發出要求和平的聲浪了，而這一和平聲浪的不斷傳播，是值得重視的，值得珍貴的。

自然，不可諱言，由史達林、貝文到貝爾納斯這一種連串談話和演說的發表，都無非是屬於外交手段的一種運用，或可說就是外交戰的一幕。史達林在其談話中，曾對鼓吹戰爭者加以嚴厲的指摘，而這一指摘顯然係針對英美兩國、特別是美國而發的，其目的一方面在求打擊所謂「需要此種喧聲」者，俾各該國政府的和平復員工作得以不受羈絆，並完全放棄對新戰爭的顧慮和準備，一方面則在使各國人民能認明真相，擺脫戰爭喧聲的影響。但貝爾納斯在響應史達林否認戰爭危機的意見後，却說：「困難在於當大家不要戰爭時，若干國家即推行各種可能引致戰爭的政策」。這裏所指的「若干國家」，顯然也是包括蘇聯在內的。似此針鋒相對的和平呼籲，的確未免使人看來，好像不過是在相互推卸責任，而不是表示和平的信心。

可是，事實上決不完全如此。不論從一般世界趨勢，或當前各國的實際情況上看，各國都

無不在渴求着和平，各國政治家也無不須要爲和平而努力。儘管各強國間的對立猜忌是在一天天的加深，和平事業的締造又是如何的阻障重重，寸步難移，但追求戰爭的力量仍沒有壓倒愛好和平的力量，戰爭準備工作也不比和平締造工作有更大的進展，誰要發動新的戰爭，真是談何容易，特別在目前。

從一般的世界趨勢上看。最簡單的歷史事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局勢杌隉不安的根源，一是所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矛盾，一是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體系之間的對立，但戰爭却不是發生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矛盾最深傾軋最烈的英法美三大集團之間，也不是發生在英美法資本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之間，而是由第一次大戰禍首的德國及狂熱承襲德國反動傳統的日本和義大利所挑起的。同時，第二次大戰的結果，勝利並不屬於歐洲睥睨一世的納粹德國，也不屬於亞叱咤一時的日本軍閥，而是屬於被進攻、受侵略，且曾遭遇挫折的聯合國各國和世界人民。這決不是偶然的事，它是說明：惟有反民主、反自由、逞恃強暴、奴役弱小者，才會追求戰爭，挑起戰爭；但惟有保持民主自由傳統、反暴政、反奴役者，才能獲得勝利。現在，經此戰爭的磨煉之後，得到勝利的後一力量不斷的壯大和加強之中，時刻在提示和消滅前一勢力的復起，顯然是在決沒有曾經領導後一力量獲得勝利的任何國家和政治家，會願意和可能走向他的敵人走過的歧路。

再從各國的實際情況上看。任蘇聯，它受的戰爭損害最重，其勢力圈內的國家亦如此，它當前的急務是在建設，它所渴望的當然也是建設所需的和平，這確是事實。英國戰後也顯得疲

敵不堪，亟需在和平中重建其帝國事業，只是由它的帝國事業的重建，會在西歐，巴爾幹和近東碰着蘇聯的威脅，在其殖民地內碰到民族運動的抗拒，因而，對蘇的對立，是有的，引起民族間的混亂也是有的，但這對立這混亂不就是走向戰爭。至於美國，它確是惟一夠能立刻發動戰爭的國家，其對世界的領導利益，也首先會與蘇聯發生猜忌和衝突。有人說美國獲得戰爭利潤的大資產者，正在企求着新戰爭的到來，這唯利是圖者的短視行爲，誰也不能担保其沒有。不過，美國當前的最大利益及其所追求的，還是在於促成世界秩序的重建，協助世界各國經濟的恢復，及從而取得其必需的廣大市場，以消納其過剩的生產力，而不是從事冒險的戰爭，去贏得危險的賭博。何況美國人民對民主自由有極深的愛好，他們常能不惜再爲維護民主自由而捐軀流血，但他們現在顯然還沒有找到必須再度流血的理由。最近美國國內政局的動盪，及其對外領導世界經濟事業的展開，即足說明美國人民是不願世界局勢的惡化，美國政府是要急求全世界和平建設的推進的。

因此，我們相信自史達林、貝文，以至貝爾納斯所連續發出的和平聲浪，決不是掩飾詭辯之詞，爲了便利其進行戰爭準備而發，而應是由衷之言，爲了澄清莫須有的迷惑恐懼而發的。現在，各強國間的猜忌和對立，但新戰爭的準備並沒有成熟，也不可能成熟，因爲世界正需要和平，將來也永遠需要。

世界需要中道而行

科學發展到今天，人類還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愚昧動物。世界在毀滅與繁榮的歧途上，但因人類尚屬愚昧、目前是傾向毀滅的危險的。

這種危險性，在戰爭的威脅上，表現得最清楚。人類剛從血海逃出來，就又聞到危險的氣息，每個人都懷着一個新生的希望，但每個人都希望在夢中戰慄。這就是人類的愚昧。

爲什麼要傾向毀滅呢？說穿了、毀滅的威脅，實產生於美蘇的矛盾。這個矛盾不解開，不調合，世界將永久坎坷不安。

美蘇的矛盾，現在不但是談論的題目，而是實際問題。在無數實際問題當中，不斷的磨擦衝突，使世界震盪。歐洲糾紛在這個漩渦裏面，遠東也在這個漩渦中糾紛，威脅和平的，絕對不是希臘，南斯拉夫，也不是韃靼海峽，更不是中國，而是美蘇的角逐。

每個人都發生一個疑問：美蘇何故衝突？是否可妥協？

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傳統。消除這個傳統，自非易易，但兩者間，二十餘年並不是年年戰爭，也沒有年年必受戰爭威脅。中間不但有和平相處的時候，這次反法西斯反侵略戰爭，已有攜手結盟的事實。不論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在政治思想上如何互相水火，但其所以引起戰爭的原因，厥在侵略。戰爭這個手段，直到現在，也還不是干涉別國政治的工具。任何民族，都應有其選擇自己政治的自由。在這

點上，我們不明白美蘇兩國爲什麼必要衝突。

爲了一國勢力的擴充，跟另一國家不相容，這種事例在歷史上雖數見不鮮，但美蘇不應如此，美國立國有理想，對外政策一向仗義。故總統羅斯福是繼承美國國策的偉大政治家，他主張民族自決，人類應享四大自由。依其理想，絕對反對侵略的帝國主義。蘇聯是人類社會一個理想的試驗，並且試驗已成功。十月革命後，對外保持和平政策。就是現在，史達林先生仍相信一國可以建設共產主義。這個國家，更不應該向外侵略。今天美蘇衝突，如爲帝國主義式的侵略，人類的理想就完了。

爲他國的主義及爲侵略的擴充，而準備戰爭，那不但不是人類的愚昧，更是人類的悲哀。

我們相信美蘇矛盾有一條中道可走，應走，由人類的欲望想，每個人對政治所要求的不外一張選舉票，一碗飯。美國給人民一張選舉票，蘇聯給人民一碗飯，聰明的人類應該選擇美蘇的中道，有票且有飯。就是說，給一張空虛的選舉票，人不會滿足；單給一碗飯，人也不會滿足。理想社會須兼有美蘇之長。美蘇以外的國家及其人民，都希望如此。我們認爲這是中道。

美國不走中道，拿美國式去裁量別國，強制別國人民接受，那是美國的錯誤。錯誤是要失敗的。反之，蘇聯也是如此。假定美蘇對中間國家都採取這個中道政策，不把中間國家拖到自已的一邊，做自已附庸國，兩國的衝突就可以沒有了。如各製造傀儡國，以爲衛星，強諸衛星服從自己的利益，那是希特勒的世界政策，是日本軍閥「八紘一宇」的路線。

聰明的中間國家，其正道也是中道，它不能倒入一邊，中間國家既無原子彈，又無征服世

界的野心，倒入一邊就是自陷危險，甘做附庸國，附庸國自毀了國格，對新戰爭言，絕對是犧牲者、若中間國家都能覺悟，完全獨立，而不偏於任何一個極端，新戰爭的危機是可以大大減少的。

人類正在毀滅與繁榮的歧途，中道而行，可免毀滅，中道而行，更可走到「天下一家」的理想。

對於聯合國大會的祝望

聯合國大會的舉行，因為受到了巴黎和會拖延的影響，一再延期，到今天纔把會開成，會期是耽誤了，但和平的工作，却有了相當的推進，這是一種獲得而不是損失。今春倫敦聯合國大會的舉行是一個組織時期，到這次紐約大會的開成，聯合國方纔開始了正常的工作。在大會休會的八個月期間，歐洲的和會雖然告了一個相當段落，但國際間的局勢，却惟有看緊，並不見放鬆。聯合國的機構被冷淡的擱置在一旁，而強權政治却得時當令，飛揚跋扈。東西兩大勢力的鴻溝，距離是越來越遠；近東遠東的糾紛，鬥爭是愈演愈烈。聯合國這一個機構，是國際間集體力量構成的，它的力量決不能超過這集體力量的總和，因此這次大會的成功，不能不仰賴五十一個會員國，尤其是其中互強的熱烈擁護與支持。

這一次聯合國議程所包含的項目，預計有四十多個，除掉若干國際問題的討論外（據一說伊朗與西班牙等問題，仍由安理會討論，不列入大會議程），有些是關於聯合國本身的，如永

久會址問題和預算問題的決定；有些是關於戰爭善後的，如難民救濟和戰區復興的設計等等。前者是關於聯合國本身的存在，後者是亡羊補牢的方策，這些問題，預料在討論時雖免不了爭論，但是決不會造成危機的。在這次大會中的兩大難題毋寧是託管問題和否決權問題。這兩個難題，一個關係到戰後和平大局的安排，另一個關係到聯合國機構未來的運用。這兩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那麼其他問題縱然能夠獲得若干的成就，也是枉然。換一句話說，他們是掩蓋不住大會的失敗的。

第一，讓我們先來談一下託管問題的癥結。國際外交家都是很聰明的，他們對於這一個最棘手的難題，到今天還沒有來加以認真處理。不錯，在上次聯合國大會中，設立聯合國託管理事會的基礎是奠定了，但主要的問題却仍然擱置未談。又如這一次的義大利和平草約是寫成了，但關於它的殖民地問題的解決，也將保留到一年以後來討論。這原因不是國際外交家不想把這難問題來解決一下，而是實際上他們不能解決。託管制度是繼承着國聯時代的委任統治制來的，在現存的六個受委任統治的國家當中，除南非以外，都已經表示願意把委任統治權移交給聯合國機構，可是問題並沒有因此簡單化。第一，正式的聯合國託管理事會現在還沒有產生。第二，像義大利殖民地朝鮮等問題的試鍊，性質過於微妙與複雜，難關殊不易克服。第三，以前日本統治的太平洋諸島嶼，究竟將如何處理？美國一部分的當局爲了策略原因，當然不願意他人來染指，因此他們毋甯願意把日本和約的締結，儘量拖延，拖延到了託管制建立以後。第四，南非要求合併以前它受委任統治的前德屬西南非，態度是非常的堅決，很難滿意解決。第

五，支配託管地要憑地理接近的原則，還沒有明確的界說，恐怕將不免引起蘇聯的詰責。這一個託管難問題，以前大家推諉着不談，現在已經加在這一次聯合國大會的肩上了，試問大會對這一個重任是否能擔當得起？

其次，最傷腦筋的是否決權問題。否決權的規定，給予五強以過大的權力，並且在原則上也不民主，各小國在舊金山會議中所以以徇從大國的請求，通過了這一個規定的原因，完全是爲了體諒五強締造和平工作的艱重，不能不獲得意見的一致。但過去否決權的運用是太濫了，它給予一般的印象太壞。所以這次古巴和澳洲都將在大會中提出修正的動議。不遇否決權的廢止，是蘇聯所不能同意的。在另一方面，美國因爲這規定是她能夠參加聯合國的一個主要保障，所以也不致贊成廢止。再反過來看，蘇聯的態度並不是不能諒解的。按照目前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每一個國家不論大小，在聯合國大會中只有投一票的權力，聯合國共計有五十一個會員國，拉丁美洲的國家就占了二十票，約等於總票數百分之四十，例如在舊金山大會時，阿根廷請求入會，蘇聯雖然反對，但終被通過。就是在安理理事會裏，在十一位理事當中，有六位是由大會推選的，蘇聯也沒法控制。爲了這些原因，所以蘇聯對於否決權，堅持不肯放棄。不過無論如何，目前否決權的規定是應該加以限制或修正的。古巴和澳洲在這次大會中的建議案，不能不引起一番熱烈的爭論。這對於這次的聯合國大會又是一個嚴重的試驗。

綜上兩端，我們已不難概見這次聯合國大會工作艱巨的一斑。由此我們更能夠明瞭，和平的奠定決不是一蹴可幾的，猜疑的泯滅，信心的促成，不能不待國際政治家和外交家的羣策羣

力，忍耐前進，用行動來表達言論的誠意。前天蘇外長莫洛托夫抵美的談話，重申促進和平的願望，美副國務卿阿契遜的廣播，也聲明了支持聯合國的熱忱，其他如賴伊，史巴克和顧維鈞大使等在聯合國大會開會前夕的演說，都在一致呼籲大會的成功，這一致的呼聲是值得全世界諦聽的。在上次安全理事會開會後，國際間已經發生了一種新覺悟，以爲聯合國大會的展望，比較安理會更見光明，美國對於這次大會的召開態度，尤其積極。美國出席聯合國機構首席代表奧斯丁氏於本月十八日宣布，美國在這次大會中，將採取真正領導的地位，這更是可注意的一點。今天是聯合國大會在紐約揭幕的良辰，我們謹掬至誠，敬祝大會工作的成功。

四外長會議的容讓精神

巴黎四外長會議十五日在融洽的空氣中復會了。蘇聯同意把奧國問題列入議程，而英美也答應把義政局提付討論，這一次復會，開始的印象就很好，我們希望會議能夠進行順利，先把停戰已兩年大半的義大利和約問題商得一個最後的同意，藉此先澄清列強間的空氣，恢復相互間的信任，然後再把歐洲和平的問題，一樁樁抽絲剝繭的處理起來，把他們提供二十一國和平大會，使歐洲各國和約可以先後簽定。一方敞開了對日本締結和約的門戶，另一方面更把這些和約呈獻給聯合國機構，俾一切大小國家能予以信守。這整個的工作是十二分繁重與艱巨，非經常時間不能告成，但一個良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保障。在這一次復會之際，雙方所表現的容讓精神，是值得大書特書，強調予以稱道的。

按照議程的規定，這次四外長首先討論的是義大利和約的條款，其內容包括：（一）議南疆界問題，（二）其他義大利疆界問題，（三）義殖民地問題，（四）義大利戰犯問題，（五）義法。義南邊區設非武裝區問題，（六）義艦隊及戰具之限制及處置問題，（七）經濟財政問題等等。在這若干項自當中，最重要的是（一）（二）兩項。特里雅斯特問題不僅是義南兩國間爭執的焦點，也是蘇聯與英美談判中的主要機括。南國不願見斯拉夫的同胞受到義大利的統治，而義大利也不甘心放棄統治六十萬義大利人民的主權。尤其重要的是該區在種族以外的經濟和政治的關係。又如義大利殖民地問題的處置，可以影響到地中海的全局，尤其是英國對遠東交通的生命線，將為英方所力爭。不過所好的這兩個問題在上次巴黎會議中，蘇聯已表示讓步，所以預料在這次會議中，當不難求得合理的解決，而不致再造成僵局。就大局來看，義大利問題的討論，將可給予一般以寬慰。至於蘇方對義大利政局討論的要求，顯然是針對義大利最近的政潮而發。英美兩國對義大利這次政體的復決投票。採取中立的立場，完全不予干涉，這態度非常的明智。因為它一方面既減少了義大利發生內戰的威脅，更避免引起了義人的反感，而更重要的是消釋了蘇聯對於英美的疑忌。這真是一舉而兼備了數善。在這樣環境下，縱使蘇聯保留了討論義國政局的要求，相信是不會惹起多大的麻煩的。

未來談判的一個麻煩問題，毋甯是對奧問題。奧國問題本身並不見得過分的複雜，最困難的一點，毋甯是爲了它將牽涉到蘇聯的撤兵問題。現時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的維持，多少仰賴着在奧。匈。羅。保諸國駐有軍隊，而蘇聯在這幾國駐兵的理由，就是拿維持駐軍奧境的交通線

爲口實。所以當貝爾納斯提到美方撤退義境的駐軍時，蘇方並無歡迎的表示。因爲這一個榜樣一成立，各國駐軍的問題遲早就得解決，而蘇聯的安全保障的看法，偏又側重駐軍的一點。關於這一點，蘇方在這次會議中，是否願作任何承諾，這最值得注意。不過按照目前議程的安排，奧國問題似乎一時尙不致提出討論，因此更不致立即造成僵局，這於西外長會議的進行是頗有裨益的。總之，目前美英與蘇聯關係的解決，頂要緊的是雙方能夠拿幾件事實出來，解除對方對他的疑懼。譬如日前美代表在聯合國原子能管制委員會中提出的管制辦法，倘使能夠實現，在國際關係上，相信馬上就可以發生很大的效果。反之，如英政府向來所採的政策，主張親德抑法，使中歐能有一個強大的德國出現，以對抗其他國家勢力的擴張，結果將增加疾懼心之的來源，這一類的政策，就亟應該予以修改。從另一方面看，蘇聯爲解除英美的疑懼心理計，對於有刺激性的行爲，如最近對阿根廷政策的劇轉，也應該設法避免，不要叫英美對蘇聯的態度發生不可捉摸的恐懼這也是對於和平大局極關重要的。在這次戰後，美蘇都已經成功了世界第一等的強國，無人可加否認。他們過去閉關時代的外交政策，現已不容因襲。在貝爾納斯領導下，美國最近的外交政策，顯已踏上了新的途徑。據紐約時報記者蘇茲伯格（C. L. SUTHERLAND）最近的觀察，認爲蘇聯的目前也開始蛻變。蘇方的一孤立主義者「在現時雖占有優勢」但朱可夫的勢力日見興起，甚至以前盛倡集體安全主義的李維諾夫一派，也有抬頭的傾向。蘇的這種新傾向是值得注意的。英美要善導蘇聯。打破它的孤立主義，而從事國際的合作，就應當先從打破蘇聯的疑懼心理做起，而在這次巴黎會議中，他們實具有極充分的機會。